

流萤点灯

◎胡喜荣

笛弄晚风，星月如画。流萤飞舞，飞过场院，飞过稻田，飞过荷塘……萤火虫忽明忽灭，时远时近，如繁星闪烁，似灯笼摇曳。我挥舞着手中的蒲扇，追呀跑呀，捕捉这夏夜的精灵。

这是幼年时夏天在故乡纳凉时的情景。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正是贪玩的年纪。我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在油灯下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半天也没有解开心中的谜团，于是纳闷地问：“爸爸，萤火虫的煤油装在哪里呀？”

父亲在玻璃瓶里取出一只萤火虫，笑着说：“你闻闻，有没有煤油味？”我凑过去，使劲吸了吸鼻子，更纳闷了：怎么没有煤油味呢？“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它的腹部末端有一个发光器。”父亲告诉我，“萤火虫不仅成虫会发光，卵、幼虫、蛹也会发光。”

“哦——我有一盏萤火虫灯啰！”那时的我，不完全懂父亲的讲解，只是好奇地

看着手中的玻璃瓶。小小的玻璃瓶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真像一盏灯！

父亲摸摸我的头，给我讲起了“囊萤映雪”的故事：“晋朝时，有个孩子叫车胤，还借着这灯的微光读书呢……”我津津有味地听着。听完故事，我拿出小人书说：“爸爸，把油灯吹灭了吧，我要像车胤一样，点着萤火虫灯看书。”父亲哈哈大笑：“傻孩子，车胤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灯油，不得已才囊萤读书的。咱家有油灯，就不用萤火虫了。走，我们去把萤火虫放了，它们吃蜗牛，可以保护庄稼。”

我和父亲走出家门，把萤火虫放回原野。夏夜，凉风习习。萤火虫恰似亮闪闪的宝石，忽明忽暗，忽上忽下，映着水井皱起的银波，多美呀！追逐着萤火虫飞舞的身影，我仿佛看到车胤囊萤苦读的情景：破草屋，细长绳，系着一个绢布袋，布袋里装着几十只萤火虫，借着点点萤火，一个瘦弱的小男孩，捧着一本书读得入神。后来，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他们愕然地看着我，又看看手中的萤火虫，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

上学后，父亲又教我背诗。“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萤火虫，是雨打不灭的灯，风一吹更加光亮，实在厉害；“的历流光小，飘飏弱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萤火虽小，萤翅虽轻，却发光不止，令人赞叹……读呀，背呀，油灯时代过去，电灯时代到来，我对《囊萤映雪》的感触也越来越深。慢慢地，我迷上了读书，成了一个无书不欢的人。

此际，几点萤火在天鹅绒似的夜之幕上闪烁，光灿灿、亮晶晶。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故乡美好的夏夜，想起父亲教我的《诗经·邶风》里的诗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叮咛鹿场，熠耀宵行……”

流萤点灯，照亮的不仅是战士的归乡之路，还有我们的成长之路啊！

夏日组章

◎张浩

又是夏天

这个季节
适合看树，绿肥红瘦
这个季节
适合看流水，天水相连
我常常在此刻
想起童年的树纹，想起野鸭
顺流而下
母亲在电话里谈起
门前种荷，屋后栽柳
我在电话这头
用耳朵抱紧每一个字句
我听见一些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
像极母亲的呼唤

还有一些河流，叮咚着我的心跳
它带来了牵挂，又制造了远方

老家的夏天

老家的夏天，红丝绸一样的石榴花
打开小村苍老的心事
花冠上的蝴蝶醒着
月亮醒着，一只蝉的歌声在燃烧
奶奶的老屋，像一头年迈的耕牛
背着我的童年
老旧的墙壁上，黑白的百岁照里
我坐奶奶温暖的膝上
奶奶两手握着我，一对白胖的手臂
就像握着门前荷塘里，两节初夏的嫩藕

夏至到了

五月，在厚厚的日历里
在小村的山河里
像蝉，像蝴蝶
像横空出世的闪电
此时的故乡应该是最美的
河水蜿蜒清澈，天空静如幽蓝
我曾经爱过的
野花、野草和草尖的露水
像是陷在一首诗里
在不经意间，撞上五月的舌头
撞上父亲，坐在我跌了一脚的红薯地里
一直笑，一直笑

把夏天交给孩子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说
把夏天交给孩子
把草地，树木
把河流都交给孩子
让他们在疯长的草地上
和羊群舞蹈

在茂密的白杨上
把口哨吹成布谷的鸣唱
让一言不发的河流
溅起粒粒水光，喊出男孩子的
野性

让整个村庄
成为一首盛大的诗歌，哪怕
只有短短的一季

把夏天交给孩子
留我在老屋的檐下
母亲和父亲都住在那里
那里有我童年的脚印
有不可遏制的夏天
怀抱着一个我叫做故乡的名词



梦里乡路。 苗青 摄

槐荫下纳凉

◎陈树庆

庭院前，有一棵老槐树。主茎高直，有一搂抱粗，横枝伸展开来盈丈。炎炎夏日里，枝繁叶茂，村民们吃饭、做杂活，喜欢聚在槐树下，享受带来的阴凉。

家在北方农村，房前屋后，多槐树。每到酷暑三伏，槐荫下是孩子们乘凉的游乐场，田间劳作的农民累了热了，爬上田埂歇歇脚，回家吧，又费时间又麻烦，就近到树下乘凉去。人少，歪倚树身，眯会；拣块草皮墩，躺会；屈膝枕臂再枕头，盹会；凡事清静，随你的便。没谁拦着挡着，乡人无警自律，歇脚的自动分开，大人小孩都不占道。路过的行人总会情不自禁地投去一个微笑。

乡下人槐荫下纳凉，是一幅动感的风景。那时，没有空调、电风扇，为躲避炎热，村民们就会聚集在槐荫底下避热乘凉。孩子们看蚂蚁上树，听夏蝉嘶鸣，做游戏，玩得亦乐乎。年轻的穿着短袖裤衩和白背心，或坐或蹲，甚至站着就开始玩扑克。中年的光着脊梁，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叨着旱烟卷，脱只鞋子往屁股下一垫，随手在地上画出几道不太平行的线条，各捡几粒土坷拉或树枝当做棋子对垒。每一个摊子周围，都有看热闹的，观战的，助威的，喊

叫声、哗笑声，不绝于耳。老人们手里握着长长的烟袋，挽起裤腿，瘦瘦的腿镌刻着岁月的坎坷，端着用甘草、菊花自制的防暑茶，悠闲地自斟自饮。槐荫下乘凉的人越聚越多，村里的几个教书先生自带凳子或马扎，略带些斯文地聚在一起有根有据地谈古论今，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填补中达到高潮。兴趣过后也有的拉拉二胡，或来一段蹩脚的京剧，吸引许多人的叫好声。妇女做着针线活，一针一针地把特有的细腻和美丽缝补进日子，谈家长里短、庄稼农事。槐荫下就是乡下人的天地，槐荫下总有他们的身影和他们洪亮的笑声，诉说着岁月的滋味，直到人困马乏，才一个个渐渐离去。

夏日里，门口老槐树枝繁叶茂稠密，树荫也厚重。浓荫匝地，斑驳细碎，清凉如水。炎热酷暑坐在树下的阴凉下乘凉，我拖一领凉席，树下乘凉、午睡，或拿一本书，用块平整的砖块做枕头，躺在树荫下静静地读书，细碎的光影在树叶上晃动，迷离又美妙。读书累了，仰着头，看树上的蝉蠕蠕而动，听树上的蝉阵阵鸣响。或透过树叶的缝隙看遥远的天空，看天空中醉

意的蓝，如此循环往复着。多年后，我看到宋代佚名画家所作的《槐荫消夏图》，描绘了一位文人闲适的消暑避暑生活。读虞世南的《咏蝉》诗，其中“流响出疏桐”一句。真是让我大有会意，盛夏骄阳似火，但身处绿槐浓荫下，清风徐来，带走了所有的燥热，非常惬意。

吃中午饭时，屋子里热得像个蒸笼，乡下人都很乐意围坐在树底下，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尽情地享受着大槐树带来的阴凉。父亲把树荫下用扫帚扫干净，再用脸盆端上一点清水撒一撒除一除尘土，把吃饭的地桌搬来。母亲把锅里滚热的汤舀进一个大盆里再端过来，把饭菜端放到地桌上，一家人围坐在树荫下凉凉快快地吃顿饭，树下凉风送爽就好比是在电风扇下面。吃完饭，所有的人都久久不愿离开，继续在大槐树底下聊天、休息，母亲坐在树荫下纳起鞋底，我们躺在这里休息，槐树下是我们一家人乘凉的好地方，摆脱了酷暑的炎热。

青苔地上消残暑，绿树荫阴逐晚凉。槐荫下好乘凉，一地浓阴正好供人休养身心，享受这一刻难得的闲情逸致。



半学修心 半读书

◎庄文勤

独守满屋清寂，手捧半盏香茗，我像一尾惬意的鱼，在书海中任思绪飘飞。此刻，心，浑然忘却红尘的纷扰，久违的清静与淡泊，让我心静如水。轻轻敲打心中那清透心扉的文字，心无所牵，亦无所念，思绪远离了那浮躁喧嚣的尘世，心灵得到超然的脱俗。感觉生活开始逐渐丰满和厚重，忘却了尘世间的诱惑，忘却了世俗的浮华，一切是那样的如饥似渴，一切是那样的忘我所以，思绪可以天马行空，生命也显得从容而淡定。

从来都是一个淡泊的男人，不善用巧舌夸张的言辞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亦不会用华丽空洞的词句去传递自己的祝福与问候。始终与人在交往之间隔着一米阳光，不是我淡漠，我只是习惯沉浸在古往今来那众多中外思想巨子用睿智组成的文字森林中，在那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尽情的遨游和索取，安之若泰，笑望云卷云舒，寂静欢喜，闲赏花开花落。

阅读，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习惯，“半学修心半读书”，我始终如一。

有人喜欢喧嚣，追求昙花一现的绝美。而我总喜欢在阅读中与一杯佳茗相聚，总喜欢与一段文字相恋，拾一笔流水落花的心事，一灯如豆，一卷在手，人与书相伴，忘却世俗，滤去杂念，让所有的思忆种在心田上，开满洁净素雅的芝兰。

习惯一个人坐拥自己的书城，怀揽一室书香，习惯静静的与文字谈着细水长流的爱恋，时而在古今中外中行走，时而在四季不断变换季节里穿梭，那些浸润雅致而深远极富哲学的意韵，如诗如画。正如陆游《书巢记》云：“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案，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让心灵在书香中起伏跌宕，在香茗中静静地品味那种不可言表的感觉；这一刻，写下的，记忆的，都远不及心中无从诉说。抚弄冷艳生香的文字，用文字点缀我的人生，用文字点燃希望和放飞梦想，纵然是冷夜漫长，亦无怨无悔。

三十多年的阅读，我初心不改，三十多年的笔耕，我不懈怠。这是家乡的茶养育了我，影响了我。家乡的茶是有灵性的，出自深山幽谷，得益于山野宁静的自然造化，秉性高洁，从不张扬，且用自己的青春美化了家园，装点了山川。茶，不经滚水的灼烫，不会释放原本清香的味道；人，只有经过磨砺的灵魂，才能绽放出动人的光彩。于是，茶，让我坐下来，让我内心静下来，最终让我性灵定下来，不再漂移，不再躁动。墨香轻飘，把我浮躁浅薄的灵魂带入沉思、反省的心境，唐诗渲染了我的天，宋词婉约了我的地，思想在励志的文字中峰回路转，或温雅或脱俗、或不卑不亢、或典雅大方。那是一种思想的净化，那是一次精神的升华。阅的是书，读的是世界。品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

“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阅读，心洁为本。一片茶叶，不求功名，唯奉献芬香和纯爽，才创造了一壶好茶。阅读，净化心灵，汲取智慧，只要心灵纯净，哪里都是天堂。正所谓：“精妙处，忍不住击节叫好；伤感处，止不住泪眼模糊；激愤处，耐不住拍案而起；谐趣处，憋不住哑然失笑。”相逢一本好书，足以不吃不睡，恨不能一口气读完。认知一本好书，只有百读不厌，才是你爱不释手的书中挚友。

一书一世界。一本书等的是一个读她的人，一个人等的是本噬魂的书。我之阅读，纯粹性而为，不抱什么目的，不受谁的驱使，随便一处地方，翻开哪页读哪页，想读就读，想读什么就读什么，看得下去，多看几眼，看不下去，掷之一旁。从不读教你迅速地掌握升官发财技能的书籍，从不看无病呻吟迷茫灵魂的文字。就算名人新秀，但凡艰深晦涩，思想再丰厚也不读。最爱养心的书籍，她可以给人一种读而思之、思而想之，想而得之的感觉。《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穿越千百年的文字，至今仍有一种透骨的美，这是穿透时空千年，依然能养心的好书。

煮字取暖，以文养心。倾听与对白，总在一念之间。温暖与感动，却永久缠绕。历代先贤若非寒毡坐破，又怎能笔扫千军。若非万卷读破，又何来笔惊风雨。若非“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勉，岂可成就哺育千年民族精神的“经史子集”。我读书，不为颜如玉，不为黄金屋，更不为万斛粟，只为“听书语，悟人生”。

无论时光如何变幻，我始终深信斯迈尔斯“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它始终不渝，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将来也永远不变”的至理名言。